

王臨川尺牘  
曾南豐

王臨川尺牘

顧軾庭署

上海文明  
書局藏版

中華民國十一年六月初版  
中華民國十五年七月四版



分售處

韓昌黎尺牘 一册 一角 黃山谷尺牘 二册 二角五分  
柳柳州尺牘 一册 一角 呂東萊尺牘 二册 二角五分  
歐陽修尺牘 一册 一角 王臨川尺牘 一册 一角五分  
蘇老泉尺牘 二册 二角 曾南豐尺牘 一册 一角五分  
司馬溫公尺牘 二册 二角 蘇東坡尺牘 二册 二角五分

以上十種合購定價大洋一元二角

編輯者 文 明 書 局

印發 刷行 者象 文 明 書 局

發行所 上 海 南 京 路 文 明 書 局

發行所 上 海 棋 盤 街 中 華 書 局

北京 天津 張家口 保定 石家莊 濟南 太原 開封 西安 成都  
重慶 長沙 常德 衡州 漢口 武昌 沙市 南昌 九江 安慶

中 華 書 局

燕湖 南京 杭州 福州 廈門 廣州 汕頭 潮州 雲南 奉天  
吉林 煙台 鄭州 青島 東昌 徐州 蘭州 貴陽 長春 新加坡

王臨川尺牘目錄

賀韓魏公啟

與王深甫書

答李資深書

答韶州張殿丞書

答曾公立書

與王子醅書

與趙高書

回蘇子瞻簡

與參政王禹玉書

答曾子固書

上相府書

上曾參政書

答錢公輔學士書

與王逢原書

上杜學士言開河書

與馬運判書

答段縫書

答李參書

上田正言書

上杜學士書

上郎侍郎書

上運使孫司諫書

上凌屯田書

與祖擇之書

請杜醅先生入縣學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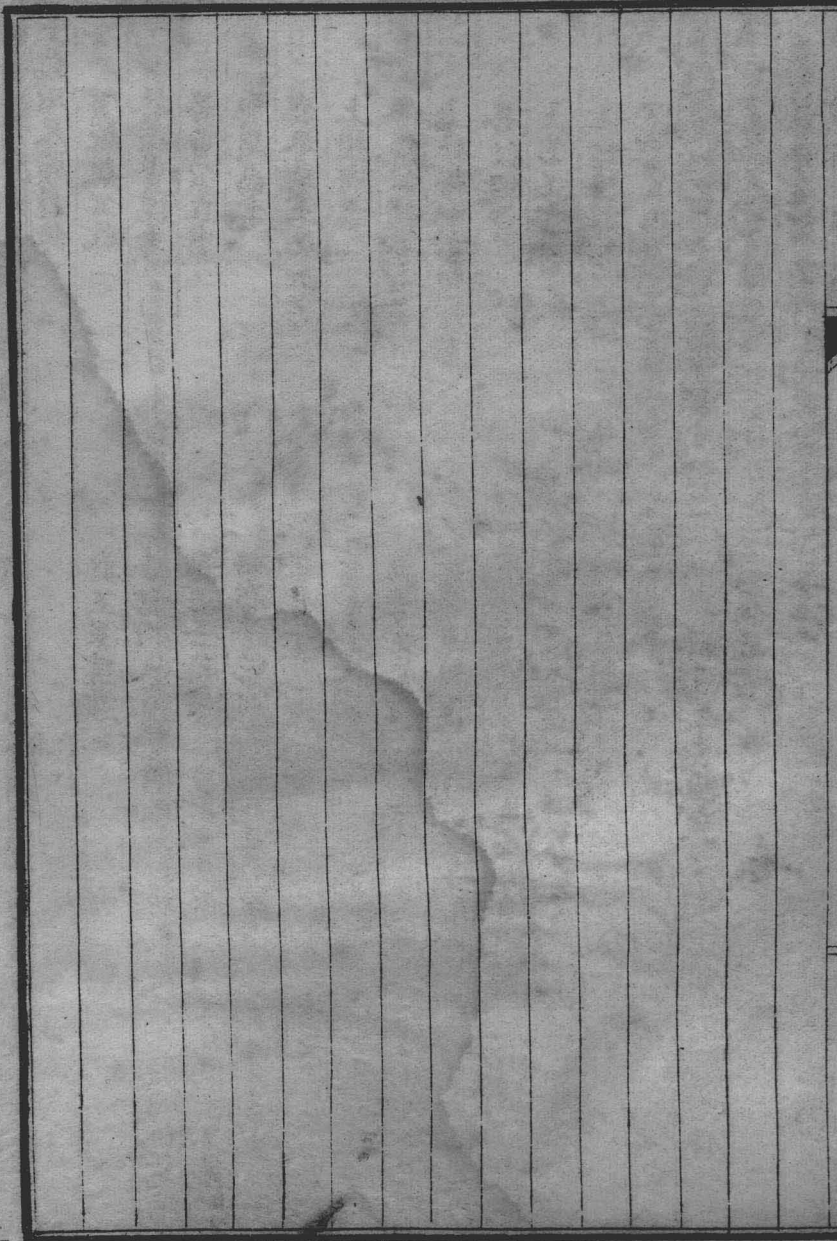
請杜醅先生入縣學書二

答孫元規大資書

答張幾書

答陳枕書





王臨川尺牘

賀韓魏公啟

伏審判府司徒侍中。寵辭上宰。歸榮故鄉。兼兩鎮之節麾。備三公之典策。貴極富溢。而無充滿之累。名遂身退。而有褒加之崇。在於觀瞻。孰不慶羨。伏惟某官。受天間氣。為世元龜。誠節表於當時。德望冠乎近代。典司密命。總攬中權。毀譽幾至於萬端。夷險常持於一意。故四海以公之用捨。一時為國之安危。越執鴻樞。遂躋元輔。以人才未用為大恥。以國本不建為深憂。言眾人之所未嘗。任大臣之所不敢。及臻變故。果有成功。英宗以哀疚荒迷。慈聖以謙冲退託。內揆百官之眾。外當萬事之微。國無危疑。人以靜一。周勃霍光之於漢。能定策而終。以致疑。姚崇宋璟之於唐。善政理而未嘗遭變。記在舊史。號為元功。未有獨運廟堂。再安社稷。弼亮三世。救孟四方。岷然在諸公之先。煥乎如今日之懿。若夫進退之當於義。出處之適其時。以彼相方。又為特美。某久叨庇賴。實預甄收。職在近臣。欲致盡規之義。世當大有。更懷下比之嫌。用自絕於高閣。非敢忘於舊德。逖聞新命。竊仰遐風。瞻望門闕。不任鄉往之至。

與王深甫書

某拘於此。鬱鬱不樂。日夜望深甫之來。以豁吾心。而得書乃不知所冀。况自京師去。穎良不遠。深甫家事。會當有暇時。豈宜愛數日之勞。而不一顧我乎。朋友道喪久矣。此吾於深甫不能無望也。向說天民與深甫不同。雖蒙丁寧相教。意尚未能與深甫相合也。深甫曰。事君者。以容於

吾君為悅。安社稷者。以安吾之社稷為悅。天民者。以行之天下而澤被於民為達。三者皆執其志之所殖而成善者也。而未及乎知命。大人則知命矣。某則以謂善者。所以繼道。而行之可善者也。孔子曰。智及之。仁能守之。莊以蒞之。動之不以禮。未善也。又曰。武盡美矣。未盡善也。孔子之所謂善者如此。則以容於吾君為悅者。未可謂能成善者也。亦曰容而已矣。以容於吾君為悅者。則以不容為戚。安吾社稷為悅。則以不安為戚。吾身之不容。與社稷之不安。亦有命也。而以為吾戚。此乃所謂不知命也。夫天民者。達可行於天下。而後行之者也。彼非以達可行於天下為悅者也。則其窮而不行也。豈以為戚哉。視吾之窮達。而無悅戚於吾心。不知命者。其何能如此。且深甫謂以民繫天者。明其性命莫不稟於天也。有匹夫求達其志於天下。以養全其類。是能順天者。敢取其號。亦曰天民。安有能順天而不知命者乎。深甫曰。安有能視天以去就。而德顧貶於大人者乎。某則以謂古之能視天以去就。其德貶於大人者有矣。即深甫所謂管仲是也。管仲不能正己者也。然而至於不死子糾。而從小白。其去就可謂知天矣。天之意固常甚重其民。故孔子善其去就。曰。豈若匹夫匹婦之為諒也。自經於溝瀆。而莫之知也。此乃吾所謂德不如大人。而尚能視天以去就者。深甫曰。正己以事君者。其道足以致容而已。不容則命也。何悅於吾心哉。正己而安社稷者。其道足以致安而已。不安則命也。何悅於吾心哉。正己以正天下者。其道足以行天下而已。不行則命也。何窮達於吾心哉。某則以謂大人之窮達。能無悅戚於吾心。不能毋欲達。孟子曰。我四十不動心。又曰。何為不豫哉。然而千里而見王。是予所欲



也不過故去。豈予所欲哉。王庶幾改之。予日望之。夫孟子可謂大人矣。而其言如此。然則所謂無窮達於吾心者。殆非也。亦曰無悅戚而已矣。深甫曰。惟其正己而不期於正物。是以使萬物之正焉。某以謂期於正己而不期於正物。而使萬物自正焉。是無治人之道也。無治人之道者。是老莊之為也。所謂大人者。豈老莊之為哉。正己不期於正物者。非也正己而期於正物者。亦非也。正己而不期於正物。是無義也。正己而期於正物。是無命也。是謂大人者。豈顧無義命哉。楊子曰。先自治而後治人之謂大器。楊子所謂大器者。蓋孟子之謂大人也。物正焉者。使物取正乎我而後能正。非使之自正也。武王曰。四方有罪無罪。惟我在。天下曷敢有越厥志。一人橫行於天下。武王恥之。孟子所謂武王一怒而安天下之民。不期於正物而使物自正。則一人橫行於天下。武王無為怒也。孟子沒。能言大人而不放於老莊者。楊子而已。深甫嘗試以某之言。與常君論之。二君猶以為未也。願以教我。

答李資深書

某啟。辱書。勤勤教我以義命之說。此乃足下忠愛於故舊。不忍捐棄。而欲誘之以善也。不敢志。不敢忘。雖然。天下之變故多矣。而古之君子。辭受取舍之方不一。彼皆內得於己。有以待物。而非有待乎物者也。非有待乎物。故其迹時若可疑。有以待物。故其心未嘗有悔也。若是者。豈以夫世之毀譽者。概其心哉。若某者。不足以望此。然私有志焉。顧非與足下久相從而熟講之。不足以盡也。多病無聊。未知何時得復晤語。書不能一一。千萬自愛。

答韶州張殿丞書

某啟。伏蒙再賜書。示及先君韶州之政。為吏民稱誦。至今不絕。傷今之士大夫。不盡知。又恐史官不能記載。以次前世良吏之後。此皆不肖之孤。言行不足信於天下。不能推揚先人之功緒。餘烈。使人人得聞知之。所以夙夜愁痛。疚心疾首。而不敢息者。以此也。先人之存。某尚少。不得備聞為政之迹。然嘗侍左右。尚能記誦教誨之餘。蓋先君所存。嘗欲大潤澤於天下。一物枯槁。以為身羞。大者既不得試已。試乃其小者耳。小者又將泯沒而無傳。則不肖之孤。罪大釁厚矣。尚何以自立於天地之間耶。閣下勤勤惻惻。以不傳為念。非夫仁人君子樂道人之善。安能以及此。自三代之時。國各有史。而當時之史。多世其家。往往以身死職。不負其意。蓋其所傳。皆可考據。後既無諸侯之史。而近世非尊爵盛位。雖雄奇雋烈。道德滿衍。不幸不為朝廷所稱。輒不得見於史。而執筆者。又雜出一時之貴人。觀其在廷論議之時。人人得講其然。尚或以忠為邪。以異為同。誅當前而不慄。訟在後而不羞。苟以饜其忿好之心而止耳。而況陰挾翰墨。以裁前人之善惡。疑可以貸褒。似可以附毀。往者不能訟當否。生者不得論曲直。賞罰謗譽。又不施其間。以彼其私。獨安能無欺於冥昧之間邪。善既不盡傳。而傳者又不可盡信。如此。唯能言之君子。有大公至正之道。名實足以信後世者。耳目所遇。一以言載之。則遂以不朽於無窮耳。伏惟閣下於先人。非有一日之雅。餘論所及。無黨私之嫌。苟以發潛德為已事。務推所聞。告世之能言而足信者。使得論次以傳焉。則先君之不得列於史官。豈有恨哉。

答曾公立書

某啟示及青苗事。治道之興。邪人不利。一興異論。群聲和之。意不在於法也。孟子所言利者。為利吾國。利吾身耳。至狗彘食人食。則檢之。野有餓殍。則發之。是所謂政事。政事所以理財。理財乃所謂義也。一部周禮。理財居其半。周公豈為利哉。姦人者。因名實之近。而欲亂之以眩上下。其如民心之願何。始以為不請。而請者不可遏。終以為不納。而納者不可卻。蓋因民之所利。而利之。不得不然也。然二分不及一分。一分不及不利。而貸之。貸之不若與之。然不與之。而必至於二分者。何也。為其來日之不可繼也。不可繼。則是惠而不知為政。非惠而不費之道也。故必貸。然而有官吏之俸。輦運之費。水旱之漣。鼠雀之耗。而必欲廣之。以待其饑不足。而直與之也。則無二分之息可乎。則二分者。亦常平之中正也。豈可易哉。公立更與深於道者論之。則某之所論。無一字不合於法。而世之譏譏者。不足言也。因書示及。以為如何。

與王子醕書

某啟得書。喻以禦寇之方。上固欲公毋涉難冒險。以百全取勝。如所喻。甚善甚善。方今熙河所急。在修守備。嚴戒諸將。勿輕舉動。武人多欲以討殺取功為事。誠如此而不禁。則一方憂未艾也。竊謂公厚以恩信。撫屬羌。察其材者。收之為用。今多以錢粟養戍卒。乃適足備屬羌為變。而未有以事秉常董氈也。誠能使屬羌為我用。則非特無內患。亦宜賴其力。以乘外寇矣。自古以好坑殺人致畔。以能撫養收其用。皆公所覽見。且王師以仁義為本。豈宜以多殺斂怨耶。喻及

青唐既與諸族作怨。後無復合。理固然也。然則近董德諸族。事定之後。以兵威臨之。而宥其罪。使討賊自贖。隨加厚賞。彼亦宜遂為我用。無復與賊合矣。與討而驅之。使堅附賊為我患。利害不侔也。事固有攻彼而取此者。服誠能挫董德。則諸羌自服。安所事討哉。又聞屬羌經討者。既亡蓄積。又廢耕作。後無以自存。安得不屯聚為寇。以梗商旅往來。如募之力役。及伐材之類。因以活之。宜有可為。幸留意念恤。邊事難遠度。想公自有定計。意所及。嘗試言之。春暄。為國自愛。不宣。

與趙禹書

某啟。議者多言。遽欲開納西人。則示之以弱。彼更倔强。以事情料之。殆不如此。以我敵大。當彼寡小。我尚疲弊。厭兵。即彼偷欲得和。可知。我深閉固距。使彼不得安息。則彼上下愈懼。并力一心。致死於我。此彼所以能倔强也。我明示開納。則彼孰敢違眾。首議欲為倔强者。就令有敢如此。則彼舉國皆將德我。而怨彼。孰肯為之致死。此所以怒我而怠寇也。老子曰。抗兵相加。愛者勝矣。此之謂也。至於開納之後。與之約和。乃不可遽。遽則彼將驕而易我。蓋明示開納。所以怠其眾。而紓吾患。徐與之議。所以示之難。而堅其約。聖上恐龍圖未喻。此指。故令以書具道。前降指揮。如西人有文字。詞理恭順。即與收接。聞奏。宜即明示界上。使我吏民。與彼舉國。皆知朝廷之意。

回蘇子瞻簡

某啟承誨諭累幅。知尚盤桓江北。俯仰踰月。豈勝感悵。得秦君詩。手不能捨棄。致遠適見。亦以為清心嫵麗。與鮑謝似。不知公意如何。餘卷正冒眩。尚妨細讀。嘗鼎一臠。旨可知也。公奇秦君。數口之不置。吾又獲詩。手之不捨。然聞秦君嘗學至言妙道。無乃笑我與公嗜好過乎。未相見。跋涉自愛。書不宣。悲。

與參政王禹玉書

某啟繼蒙賜臨。傳喻聖訓。傍徨踈蹠。無所容措。某羈孤無助。遭值大聖。獨排衆毀。付以宰事。苟利於國。豈辭糜殞。顧自念行不足以悅衆。而怨怒實積於親貴之尤。智不足以知人。而險詖常出於交游之厚。且據勢重而任事久。有盈滿之憂。意氣衰而精力弊。有曠失之懼。歷觀前世大臣。如此而不知自弛。乃能終不累國者。蓋未有也。此某所以不敢逃通慢之誅。欲及罪戾未積。得優游里閭。為聖時知止不殆之臣。庶幾天下後世。於上拔擢任使。無所譏議。伏惟明公方佐佑大政。上為朝廷公論。下及僚友私計。謂宜少垂念慮。特賜敷陳。某既不獲通章表。所恃在明公一言而已。心之精微。書不能傳。惟加憫察。幸甚。不宣。

答曾子固書

某啟久以疾病不為問。豈勝鄉往。前書疑子固於讀經有所不暇。故語及之。連得書。疑其所謂經者。佛經也。而教之以佛經之亂俗。某但言讀經。則何以別於中國聖人之經。子固讀吾書。每如此。亦某所以疑子固於讀經有所不暇也。然世之不見全經久矣。讀經而已。則不足以知經。



故某自百家諸子之書。至於難經素問本草諸小說。無所不讀。農夫女工。無所不問。然後於經為能知其大體而無疑。蓋後世學者。與先王之時異矣。不如是。不足以盡聖人故也。揚雄雖為不好。非聖人之書。然於墨晏鄒莊申韓。亦何所不讀。彼致其知而後讀。以有所去取。故異學不能亂也。惟其不能亂。故能有所去取者。所以明吾道而已。子固視吾所知為尚。可以異學亂之者乎。非知我也。方今亂俗。不在於佛。乃在於學士大夫。沉沒利欲。以言相尚。不知自治而已。子固以為如何。苦寒。比日侍奉萬福自愛。

上相府書

某聞古者極治之時。君臣施道。以業天下之民。匹夫匹婦。有不與其澤者。為之焦然恥而憂之。譬聾侏儒。亦各得以其材食之。有司其誠心之所化。至於牛羊之踐。不忍不仁於草木。今行葦之詩是也。況於所得士大夫也哉。此其所以上下輯睦而稱極治之時也。伏惟閣下。方以古之道施天下。而某之不肖。幸以此時竊官於朝。受命佐州。宜竭罷駑之力。畢思慮。治百姓。以副吾君。吾相於設官任材。休息元元之意。不宜以私恩上。而自近於不敏之誅。抑其勢有可言。則亦閣下之所宜憐者。某少失先人。今大母春秋高。宜就養於家之日久矣。徒以內外六十口。無田園。以託一日之命。而取食不腆之祿。以至於今不能也。今去而野處。念自廢於苟賤。不廉之地。然後有以共裘葛。具魚菽。而免於事親之憂。則恐內傷先人之明。而外以累君子。養完人材之德。濡忍以不去。又義之所不敢出也。故輒上書闕下。願殞先人之邱冢。自託於筦庫。以終犬馬。

之養焉。伏惟閣下觀古之所以材替聾侏儒之道。覽行葦之仁。憐士有好修之意者。不窮之於無所據以傷其操。使老者得養。而養者雖愚無能。無報盛德。於以廣仁孝之政。而曲成士大夫為子孫之誼。是亦君子不宜得已者也。黷冒威尊。不任皇恐之至。

上曾參政書

某聞古之君子。立而相天下。必因其材力之所宜。形勢之所安。而役使之。故人得盡其材。而樂出乎其時。今也某材不足以任劇。而又多病。不敢自蔽。而數以聞執事矣。而閣下必欲使之察一道之吏。而寄之以刑獄之事。非所謂因其材力之所宜也。某親老矣。有上氣之疾。日久比年。加之風眩。勢不可以去左右。閣下必欲使之奔走跋涉。不常乎親之側。非所謂因其形勢之所安也。伏惟閣下。由君子之道以相天下。故某得布其私焉。論者或以為事君使之左則左。使之右則右。害有至於死而不敢避。勞有至於病而不敢辭者。人臣之義也。某竊以為不然。上之使人也。既因其材力之所宜。形勢之所安。則使之左而左。使之右而右可也。上之使人也。不因其材力之所宜。形勢之所安。上將無以報吾君。下將無以慰吾親。然且左右惟所使。則是無義無命。而苟悅之為可也。害有至於死而不敢避者。義無所避之也。勞有至於病而不敢辭者。義無所辭之也。今天下之吏。其才可以備一道之使。而無不可為之勢。其志又欲得此以有為者。蓋不可勝數。則某之事。非所謂不可辭之地。而不可避之時也。論者又以為人臣之事。其君與人子之事。其親。其勢不可得而兼也。其才不足以任事。而勢不可以去親之左右。則致為臣而養

可也。某又竊以為不然。古之民也。有常產矣。然而事親者。猶將輕其志。重其祿。所以為養。今也。仕則有常祿。而居則無常產。而特將輕去其所以為養。非所謂為人子事親之義也。且某之才。固不以足任使事矣。然尚有可任者在。吾君與吾相處之而已爾。固不可以去親之左右矣。然任豈有不便於養者乎。在吾君與吾相處之而已爾。然以某之賤。未嘗得比於門牆之側。而慨然以鄙樸之辭。自通於閣下之前。欲得其所求。自常人觀之。宜其終齟齬而無所合也。自君子觀之。由君子之道以相天下。則宜不為遠近易慮。而不以親疎改施。如天之無不燾而施之。各以其命之所宜。如地之無不載而生之。各以其性之所有。彼常人之情。區區好伎而自私。不恕已以及物者。豈足以量之邪。伏惟閣下垂聽而念焉。使天下士無復思古之君子。而樂出乎閣下之時。而又使常人之觀閣下者。不能量也。豈非君子所願而樂者乎。冒黷威尊。不任惶恐之至。

答錢公輔學士書

比蒙以銘文見屬。足下於世為聞人。乃足以得顯者。銘父母。以屬於不腆之文。似其意非苟然。故輒為之而不辭。不圖乃猶未副所欲。欲有所增損。鄙文自有意義。不可改也。宜以見還。而求能如足下意者為之耳。家廟以今法準之。恐足下未得立也。足下雖多聞。要與識者講之。如得甲科為通判。通判之署。有池臺竹林之勝。此何足以為太夫人之榮。而必欲書之乎。貴為天子。富有天下。苟不能行道。適足以為父母之羞。況一甲科通判。苟粗知為辭賦。雖市井小人。皆可以

得之何足道哉。何足道哉。故銘以謂閭巷之士。以為太夫人榮。明天下有識者。不以置悲歡榮辱於其心也。太夫人能異於閭巷之士。而與天下有識同。此其所以為賢而宜銘者也。至於諸孫亦不足列。孰有五子而無七孫者乎。七孫業之有可道。固不宜略。若皆兒童。賢不肖未可知。列之於義何當也。諸不具道。計足下當與有識者講之。南去愈遠。君子惟順愛自重。

與王逢原書

某頓首。逢原足下。比得足下於客食中。窘窘相造謝。不能取一日之閒。以與足下極所欲言者。而舟即東矣。聞閣足下之詩。竊有疑焉。不敢不以告。足下詩有歎蒼生淚垂之說。夫君子之於學也。固有志於天下矣。然先吾身而後吾人。吾身治矣。而人之治不治。係吾得志與否耳。身猶屬於命。天下之治。其可以不屬於命乎。孔子曰。不知命。無以為君子。又曰。道之將行也。歟。命也。道之將廢也。歟。命也。孔子之說如此。而或以為君子之學。汲汲以憂世者。惑也。惑於此而進退之行。不得於孔子者有之矣。故有孔不暇暖席之說。吾獨以聖人之心。未始有憂有難予者。曰。然則聖人忘天下矣。曰。是不忘天下也。否之象曰。君子以儉德避難。不可榮以祿。初六曰。拔茅茹。以其彙。正吉。象曰。拔茅正吉。志在君也。在君者。不忘天下者也。不可榮以祿者。知命也。吾雖不忘天下。而命不可必合。憂之其能合乎。易曰。遯世無悶。樂天知命是也。詩三百。如柏舟北門之類。有憂也。然仕於其時。而不得其志。不得以不憂也。仕不在於天下國家。與夫不仕者。未始有憂。君子陽陽考槃之類。是也。借有憂者。不能奪聖人不憂之說。孟子曰。伊尹視天下匹夫匹